

和导师姚守拙先生在一起的日子

刘倩

(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环境化学与环境毒理全国重点实验室, 北京 100085)

一晃,姚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每每想起与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,依然觉得恍如昨日,仿佛先生仍在身边,谆谆教诲之声依旧回响在耳畔。

大一刚进入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习时,我便知道学院有两位“镇院泰斗”,其中一位便是姚守拙院士。姚老师的照片悬挂在学院走廊上,每次经过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,仰望照片中大师的风采。那时的我,对科学殿堂充满憧憬,却也觉得院士这样的大家距离自己遥不可及,只能心怀敬仰,高山仰止。

随着在湖大学习时间的增加,关于姚老师的故事也听得越来越多。我逐渐了解到,姚老师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,精通七国语言,是我国压电传感领域的重要开拓者。先生是湖大的教授,但在当时的我看来,他更像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巨匠。未曾想到,日后我竟有幸成为先生的学生,追随先生学习工作六年之久。

大三时,姚老师为本科生讲授“分析化学前沿讲座”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先生的风采。如今,具体的授课内容早已记不清了,但先生当时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:身姿清瘦挺拔,步履轻快从容,说话抑扬顿挫,声音洪亮有力。那一刻,先生身上所展现出的学者气质,完美契合了我心目中科学大家应有的模样。

本科毕业时,我获得了保研资格。怀着对姚老师的敬仰和些许忐忑,我鼓起勇气给先生发了一封邮件,小心翼翼地询问是否有机会成为他的研究生。等待回复的一周里,我既期待又不安。后来接到电话通知,姚老师希望与我当面交流。那是我第一次与先生正式面对面交流,心中十分紧张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,先生并没有立即谈科研,而是和蔼地与我聊起家常,整整半个小时。那份平易近人的亲切感,一下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。随后,先生欣然同意了我的申请,我也由此成为了一名“YaoLaber”。

刚进入实验室时,我对科研懵懂无知,只能摸索着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。姚老师虽然事务繁忙,但对学术始终坚持亲力亲为。当时课题组没有其他导师,所有学生都由先生亲自指导。他坚持定期召开组会,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进展。第一次组会上,姚老师说的第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:“我的实验室是地狱的入口”。这句话看似严厉,却鲜明体现了先生对科研的态度——严谨、严格、追求极致。但真正进入课题组后,我发现这里并不是冰冷严苛的“地狱”,而是一个充满学术自由和温暖关怀的集体。先生对科研标准要求极高,但对学生始终给予充分信任和空间。

从先生嘴里最常听见的一个词就是——“创新”。每一次讨论实验方案和研究设想时,先生都会不断追问:“这个工作的创新点在哪里?”他鼓励我们不要简单重复已有研究,而要勇于提出新的问题、探索新的方向。在先生的鼓励下,我开始尝试开展毛细管电泳中药分析相关研究。当时这个方向较为新颖,我用一个学期的时间,终于完成了第一篇论文。怀着自认为不错的成果,我把论文交给姚老师审阅。两天后,先生拿着一叠打印稿来到我面前。我一眼便认出,那正是我的论文。然而,当我翻开稿件时,顿时愣住了——整篇论文几乎都被铅笔批注覆盖。从研究逻辑、实验描述,到语言表达、标点符号,先生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,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意见。先生和我耐心地逐句讲解,那一刻我甚至感到羞愧。姚老师日理万机,却愿花费大量时间一丝不苟地修改一个刚入门研究生的第一篇论文。先生对学术的敬畏和认真,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“治学严谨”。

后来我才发现,这并非偶然,而是姚老师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习惯。先生经常告诉我们,无论工作多忙,论文审阅始终是最高优先级。即使出差途中,他也会把论文打印出来带在身边,在飞机上认

真修改。在我的记忆里,交给姚老师的论文,他返回修改意见的时间几乎从未超过三天。这种对学术负责的态度,也深深影响了我。后来自己指导学生时,我也一直坚持逐字逐句修改学生论文,反复推敲,不断打磨。然而随着工作事务越来越多,我才逐渐体会到,坚持这一标准并不容易。每当自己因为忙碌而有所松懈时,都会想起先生的坚持,感觉离先生的境界差距越来越远,也更加敬佩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。

姚老师对严谨性的要求,不仅体现在论文写作中,也体现在实验室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里。先生要求学生每天进入实验室后,首先花五分钟整理和打扫自己的实验区域。他经常亲自检查实验室卫生,甚至会用手指擦拭桌面或仪器背面。如果发现灰尘,便会严肃批评学生。在当时看来,这似乎有些严格,但先生认为,分析化学工作者面对的是精密的数据和实验结果,一个连实验环境都无法管理好的人,又如何能够让别人相信他的实验数据?

还有一次春节期间,我收到一篇论文的审稿意见。由于自己工作中的疏忽,被审稿人尖锐指出问题。除夕当天下午,姚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一起讨论如何回复审稿意见。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疏忽大意,让我紧张得冷汗直淌。但正是那次批评,让我真正意识到科研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侥幸,从此对待论文和实验更加严谨。

然而,严格之外,姚老师更是一位内心纯粹、情感深厚的人。先生一生把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国家和科学事业。他常常教导我: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。这不仅是一句话,更是他一生践行的人生准则。先生对徐光宪、高小霞院士伉俪始终怀有深厚敬意。徐院士病重期间,我曾多次陪同先生前去看望。徐院士去世后,先生每年都会亲自或嘱托我代为祭扫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,却让我感受到先生重情重义、知恩感恩的人格力量。

硕士期间,课题组学生人数不多,大家关系十分融洽。我们经常一起聚餐,饭后也会K歌放松。姚老师每次都会参加,但通常会提前离开,把更多时间留给年轻人,让大家能够更加自在地交流。有一次,姚老师和夫人聂老师一起饶有兴趣地参加了我们的K歌活动,并与聂老师合唱了一首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姚老师用俄语演唱,长身挺立,气宇轩昂;聂老师用中文应和,声音高亢,两人配合默契,琴瑟和鸣。那一刻,在场所有师生都沉浸其中。那个画面永久地镌刻在我脑海中,成为先生优雅风度和深厚文化修养的最好写照。

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,回长沙的机会越来越少,只能每年春节期间抽空看望姚老师。每次回去,记忆中都是学生和孩子们围绕在先生身边,欢声笑语、其乐融融的场景。那时的先生虽然年事已高,但精神依然矍铄,整个家庭和师生之间都洋溢着温暖。

直到后来,先生身体逐渐衰弱。有一次他病重,我赶回长沙看望先生。那时先生已经无法开口交流,但当我握住他的手时,他却紧紧回握着我,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。我握着先生瘦弱却依然有力的手,心中百感交集。那一刻,我仿佛感受到先生一生经历的坎坷风雨,也感受到他始终不屈、不退、不改初心的精神力量。

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一年了,但他的治学精神、人格风骨和对学生的深厚情谊,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。



图1 2004年笔者与姚守拙院士于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合影